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伍拾部

鸳鸯针 豆棚闲话

(明)

吴拱宸

(清)

艾衲居

笔落风雨说善念炎凉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豆棚闲话

[清] 艾衲居士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. 2/萧林主编.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87-1527-4

I. 中... II. 萧... III. ①古典小说-作品集-中国②禁书-中国-古代-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1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 (二)

作 者: [明] 陆人龙等

丛书主编: 萧 林

责任编辑: 刘德来

责任校对: 刘德来

装帧设计: 龙震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宏飞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700 千字

印 张: 224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26-4/I·1471

本套定价: 1640.00 元

导 读

《豆棚闲话》，是一部清代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十二则故事，约十三万字。这部书的版本较多，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写刻本，题“圣水艾衲居士编，鸳湖紫髯狂客评”，“则目”前有天空啸鹤的叙。稍后的有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书业堂刊本，题“圣水艾衲居士原本，吴门百懒道人重订”。南京图书馆等有藏。

艾衲居士是明末遗民，入清仍在世多年。此书是其晚年之作。有学者认为他是清初的范希哲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但亦无实据，难下定论。

这部小说集反映了明朝末期的社会生活，揭露了当时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，如第四则“潇伯子散败兴家”，写“老主人”阎光斗任京官时，贪污纳贿；转任地方官时，“放手一作，扣克钱粮”；削职回家，又霸占田产，放高利贷，“不五六年，地土房产，添其十倍”。是一个在职贪官，下野为

豆棚闲话·鸳鸯针

劣绅的形象。

作品无情地鞭挞了无赖帮闲们趋炎附势、庸俗无聊的丑恶灵魂。如第十则“虎丘山贾清客联盟”，写故作斯文的贾敬山，为巴结卸任的刘谦，把自己的外甥女和青秀儿子送给刘谦的戏班，而刘谦又酷好男风。贾敬山将亲女儿送去做使女。

作者还辛辣地讽刺了投靠清政府的明士大夫和无耻文人。第七则“首阳山叔齐变节”，就是借古讽今的作品，写叔齐受不住饥饿，下山入城见“门上都写贴‘顺民’二字”。第十二则“陈斋长论地谈天”，更是直刺归降新朝的变节者，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。

这部话本小说在写法上别具一格。它扩展了话本的“入话”，一般写两三个小故事，互为铺垫，然后转入“正话”，连环相扣。每则故事都以在豆棚中说闲话开始，轮流叙说，篇末又回到豆棚作结，故名为《豆棚闲话》。

因为此书对降清的士大夫多有揭露，又对佛教有所攻击，故遭清政府查禁。

《鸳鸯针》又名《觉世棒》，全称《拾珥楼新绣像小说鸳鸯针》，经考证，作者为明遗民吴拱宸，今有明末写刻本。它是一部明代章回体白话短篇小说集，共有四篇小说：“鸳鸯针”、“一枕奇”、“双剑雪”（篇名相同，内容相异，实为两篇），每篇四回。

“鸳鸯针”写明嘉靖年间，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，被同窗丁全窃换考卷，又陷其下狱。徐妻王氏托人将其救出，流落他乡。后徐鹏子科考得中，官至吏部尚书。

导 读

“一枕奇”写明天顺年间，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大来，无柴无米，得仙人赠银五十两，被诬为强盗，得女侠相救。后考中进士，授任刑部主事，为官清廉。

“双剑雪”（第一卷）写崇祯年间山东东昌府平原县秀才宋珏，为世家子弟卜亨代考。考官乃卜亨同乡，给中副榜。八月，卜亨至京应进士试，不会行文，偶发剿匪之论。傅御史邀其撰疏策，他胸无点墨，从狗洞中逃出。

“双剑雪”（第二卷）写万历年间南京人范顺开米店，靠诓骗米商致富。他出外经商，家中妻妾与人私通，被官府拘押，他亦因奸情受困，后卖掉米行，了结官司。

这部小说集表现好人有好报，恶人遭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，留下了封建社会深刻的印痕。写到农民起义时，多有不当词语，反映了作者的阶级立场。此书因涉有淫秽之语，故于清代遭禁。

（青 叶）

本册目次

- 豆棚闲话 1
- 鸳鸯针 141

目 录

(25) 真武大帝升天 第八卷

(26) 小童儿真心孝义 第九卷

(28) 范少伯水葬西施 第十卷

(211) 朝奉郎挥金倡霸 第十一卷

(212) 潘伯子破产兴家 第十二卷

(213) 目 录 第十三卷

第 一 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(1)

第 二 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(11)

第 三 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 (20)

第 四 则 潘伯子破产兴家 (33)

第 五 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 (43)

第 六 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 (53)

第 七 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 (63)

豆棚闲话

第八则 空青石麝子开盲 (75)

第九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 (86)

第十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(98)

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泉生首 (115)

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 (127)

第一则

介之推火封妒妇

江南地土洼下，虽属卑温，一交四月便值黄梅节气，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，酷日当空。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，头额焦枯，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，无处存着。上等除了富室大家，凉亭水阁，摇扇乘凉，安闲自在；次等便是山僧野叟，散发披襟，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，方可过得；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，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，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，或拿几株木头、几根竹竿搭个棚子，搓些草索，周围结彩的相似。不半月间，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，弯弯曲曲依傍竹木，随着棚子牵缠满了，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。那些人家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或拿根凳子，或搬张椅子，或铺条凉席，随高逐低坐在下面，摇着扇子，乘着风凉。乡老们有说朝报的，有说新闻的，有说故事的。除了这些，男人便说人家内眷，某老娘贤，某大娘妒，大分说贤的少，说妒的多；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，某官人好，某汉子不好，大分爱丈夫的少，妒丈夫的多。可见“妒”之一字，

豆棚闲话

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、心里转动。如今我也不说别的，就把“妒”字说个畅快，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。你们且安心听着。

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，右手拿着一把扇子，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，看到热闹所在，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，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，叫将起来，便道：“说得太过，说得太过！”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，一手指道：“他如何说‘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’？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，故意说得这样利害。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？”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：“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，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，又不曾逢人说着几个，如何肯信？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，宁可做个鳏夫，不敢娶个婆子。实实在在江湖上看见许多，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，一处有一处的利害，一人有一人的狠毒，我也说不得许多。曾有一个好事的人，把古来的妒妇心肠，并近日间见的妒妇实迹，备悉纂成一册《妒鉴》，刻了书本，四处流传。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，也好防备一番，又要女人看在眼里，也好惩戒一番，男男女女好过日子。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。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，反道‘妒’之一字从古流传，应该有的。竟把那《妒鉴》事迹看得平平常常，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，做得新新奇奇，又要那人在正本《妒鉴》之后刻一本补遗、二集、三集，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，才畅快她的意思哩！”

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：“这《妒鉴》上有的却是现在

结局的事，何足为奇？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、成了神才是希罕的事。”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觔觔节节，就拱着手说道：“请教，请教！”那老成人说道：“这段书长着哩，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芥片、上细的龙井芽茶，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，才与你们说哩！”那少年们道：“不难不难，都是有的。只要说得真实，不要骗了点心、茶吃，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。我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，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。”

那老成人不慌不忙，就把扇子折拢了放在凳角头，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某年某月，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。骑着驴子，随了车驮，一程走到济南府章邱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，遇着一条大河，只见两边船只、牲口，你来我往，你往我来，稠稠密密，都也不在心上。见有许多妇人，或有过去的，或有过来的。那丑头怪脑的，随她往来，得个平常；凡有一二分姿色的，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，一到那边，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，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，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，打扮得十分不像样了，方敢走到河边过渡。临上船时，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几把，才放心走上船，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。若是略像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，渡到大河中间，风波陡作，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，把货物泼湿，衣服秽污，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，连人影也不见了。你道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？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。那里人都要过渡，惧怕他的，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。

“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，说道：‘这个神道其来久矣。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《述异记》，说道：此河名叫

豆棚闲话

妒妇津，乃是晋时朝代泰始年号中，一人姓刘名伯玉，有妻段氏名明光，其性妒忌。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，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几句道：

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青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之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之出绿波。秣纤得中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，皓质呈露。芳泽无加，铅华弗御。云髻峨峨，修眉联娟，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，靥辅承权。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，骨像应图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，缀明珠以耀躯。践远游之文履，曳雾縠之轻裾。微幽兰之芳蔼兮，步踟蹰于山隅。

读至此，不觉把案上一拍，失口说道：“我生平若娶得这样个标致妇人，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，要他甚么！吾一生心满意足矣！”此乃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，那知段氏听了，心中火起，就发话道：“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标致就十二分尊重，当面把我奚落？若说水神的好处，我死何愁不为水神！”不曾说完，一溜烟竟走出门去。那伯玉那知就里。不料段氏走到河滨，做个鹞子翻身之势，望着深处从空一跳，就从水面沉下去了。伯玉慌得魂不附体，放声大哭。急急唤人打捞，那有踪影？整整哭了七日，喉干嗓咽，一交跌倒，朦胧晕去。只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：“君家所

喜水神，吾今得为神矣。君须过此，吾将邀子为偕老焉。’言未毕，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，似欲同入水状，伯玉惊得魂飞天外，猛力一迸，忽然苏醒，乃南柯一梦。伯玉勉强独自回家。诂料段氏阴魂不散，日日在津口忽然作声，忽时现形，只要伺候丈夫过津，希遂前约。不料伯玉心馁，终身不渡此津。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，皆改妆易貌，然后得济。不然就要兴风作浪，行到河水中间便遭不测之虞了。”

那些后生道：“这段氏好没分晓，只该妒着自己丈夫，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？”又有个老者道：“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，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，却在那里？”内中一个老者道：“待我来说个明白。那妒妇津天下却有两处，这山东的看来也还平常，如今说的才是利害哩！”那后生辈听见此说，一个个都站将起来，神情错愕，问道：“这个却在何处？”

老者便道：“在山东对门山西晋地太原绵县地方。行到彼处未及十里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，都是这津头的旧事，我却不信。看看行到津口，也有许多过往妇人妆村扮丑，亦如山东的光景，也不为异。直到那大树林下，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，我跳下牲口，把缰绳、鞭子递与驴夫，把衣袖扯将下来，整顿了一番，依着照墙背后转到甬道上去。抬头一看，也就把我唬了一惊。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，四围鹰爪高接云烟；八宝妆成鸳鸯瓦脊，耀得眼花，浑金铸就饕餮门环，闪人心怕。左边立的朱髭赤发、火轮火马，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；右边站的青面獠牙、皂盖玄旗，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。中间坐着一个碧皮肤高颧、紫色伧兜面孔、张着

簸箕大的红嘴，乃是个半老妇人，手持焦木短棍，恶狠狠横踞在上；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、伛偻苦楚形状的男人，朝着左侧神厨角里，却是为何？正待要问，那驴夫摇手道：‘莫要开言，走罢走罢。’只得上驴行路。

“走了五六里，悄问再三，驴夫方说：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，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，直是秦汉以前列国纷争时节晋国人氏。只因晋献公宠爱了一个骊姬，害了太子申生，又要害次子重耳。重耳无奈，只得奔逃外国求生。介子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，年纪甫及二十，才娶一妻，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，名曰石尤。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，过得似水如鱼，真个才子佳人天生一对、盖世无双的了。却为重耳猝然遭变，立刻起程。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，义不容缓，所以奋不顾身，一辮头随他走了，不曾回家说得明白。就是路中要央个熟人寄信回时，那重耳是晋国公子，随行有五人：一个是魏犢，一个是狐偃，一个是颠颉，一个是赵衰，这个就是之推了。急切里一时逃走，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，峻耸献公登时兴兵发马，随后追赶，不当稳便，都是改头换面，褴褛褴褛，夜住晓行，甚是苦楚。石氏在家那晓得这段情节，只说：‘正在恩爱之间，如何这冤家倏地抛闪？想是有了外遇，顿然把我丢弃。’叫天抢地，忿恨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咒诅一回，痴想一回，恨不得从半空中将之推一把头发揪在跟前，生生的咬嚼下肚，方得快心遂意。不料一日一日，一年一年，胸中渐渐长起一块刀砍不开、斧打不碎、坚凝如石一般，叫做妬块。俗语说女傍有石，石畔无皮，病入膏肓，再销熔不得的了。

“那知之推乃是个忠诚苦节之臣，随了重耳四远八方，

艰难险阻，无不尝遍。一日逃到深山，七日不得火食，重耳一病几危。随行者虽有五人，独有之推将股上肉割将下来，煎汤进与重耳食之，救得性命。不觉荏苒苒过了一十九年，重耳方得归国，立为文公，兴起霸来。后来那四人从龙之臣都补了大官受了厚禄，独之推一人当日身虽随着文公周行，那依恋妻子的心肠端然如旧，一返故国便到家中访问原妻石氏下落。十余年前早已搬在那绵竹山中去了，之推即往山中探访消息。

“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个丈夫，朝夕打骂不已。忽然相见，两个颜色俱苍，却不认得，细说因由，方才厮认，忽便震天动地假哭起来。之推把前情说了一番。那石氏便骂道：‘负心贼！闪我多年，故把假言搪塞。’只是不信，少不得妇人家的旧规，手挝口咬、头撞脚踢了一回。弄得之推好像败阵伤亡，垂头丧气，一言也不敢发，只指望待她气过，温存几时，依旧要出山做官受职去的。那知石氏心毒得紧，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条红锦九股套索在衣箱内，取将出来，把之推扣颈缚住，顷刻不离，一毫展动不得。说道：‘我也不愿金紫富贵，流浪天涯，只愿在家两两相对，淮盐苦守，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，由那一班命运大的做官罢了。’

“之推既被拘系，上不能具疏奏闻朝廷，下不能写书邀人劝解，在晋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处。倒是同难五人中一人不见之推出山，朝廷又不问他下落，私心十分想慕，不肯甘心，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，贴于宫门，暗暗打动文公意思。诗曰：‘有龙矫矫，顿失其所。五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饥乏食，一蛇割股。龙返于渊，安其壤土。四蛇入穴。皆有处所。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。’一时间宫门传诵，奏闻文

豆棚闲话

公。文公惶愧不已，遂唤魏攀遍访之推下落。之推身已被系，安得出来？

“魏攀是个武夫，那里耐烦终日各处搜求，况且绵竹之山七百里开阔，实难踪迹。却算计道：‘我四下里放起火来，烧得急了，怕他不奔将出来！’此时乃是初春天气，山上草木尚是干枯的，顺着风势教人举火，一霎时漫天漫地卷将起来。那知之推看见四下火起，心知魏攀访求踪迹，争奈做了藤缠螃蟹、草缚团鱼，一时出头不得。即使遇着魏攀，磨灭得不成冠裳中人体面，一时忿恨在心，不如速死为快，因而乘着石氏睡熟，也就放一把无情火来。那火却也利害，起初不过微烟袅袅，搅着石罅亮光，在山间住久的还不觉得。未几，火势透上树枝，惹着松油柏节，因风煽火，火炽风狂，从空舒卷，就地乱滚将来。一霎时，百道金蛇昂头摆尾，千群赤马纵鬣长嘶。四壁厢咩咩叭叭之声胜似元宵爆竹，半天里腾腾闪闪之焰不减三月咸阳。逃出来的狐狸，跳不动的麋鹿，都成肉烂皮焦；叫不响的鸦鹰，飞不动的鸾鹤，尽是毛摧羽烁。此时石氏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奔前不能，退后不得，渐渐四下紧逼将来，就把之推一把抱定，说道：‘此后再不妒了。’却也悔之晚矣。那知石氏见火势逼近，绝不着忙，只愿与之推相抱相偎，毫无退悔。故此火势虽狂，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动。略不多时，之推与石氏俱成灰烬。

“后来魏攀搜山，看见两个烧死尸骸，方晓得之推夫妇已自尽了。正要收取骸骨，中间尚有一堆余火未熄。魏攀仔细上前看时，却又不青不红，不紫不绿，一团鬼火相似，真也奇异。忙教左右将那烧不过的树枝拨开看时，乃是斗大一块鹅卵石滚来滚去。那火光亦渐渐微了，石子中间却又放出